

中印文學的異中之同

何 良

《經律異相》五十卷目錄五卷，南朝梁天監年間（五〇二—五二九）僧旻、寶唱等奉敕編，為我國現存最早的佛學類書。成書時期，大略與劉峻《類苑》及梁武帝敕編的《華林遍略》（均佚）相先後，比唐代另一部佛學類書《法苑珠林》早百五十餘年。全書雜採諸經異相六六九則，所採經書許多部都已失傳，藉此而得以保存的經籍計一百五十餘種。

《經律異相》的「經」、「律」當為佛教經、律、論三藏的概稱，因全書除了對經部、律部著作的引用外，對論部的著作也有大量的引用，「異相」相對於「同相」而言，佛教認為，宇宙事物的「同相」，即實相、真相、本原，是不可言說不可思議的，需要借助「異相」說明。這些「異相」在佛經中即表現為故事、譬喻、神話。「異相」大都活潑生動，具有濃厚的文學色彩，為佛陀隨緣說法的

方便之門。隨着佛教的流傳，「異相」也就自然而然地超越了國界，超越了世間和出世間，成為全世界的文化構成。

《經律異相》所採「異相」，有些已完全為中國民間所接受，如婦孺皆知的「猴子撈月的故事」、「九色鹿」的故事；有的已改變為中國的民俗，如卷四十七《獅子等十二獸更次教化》中的獸次：蛇、馬、羊、猴、雞、犬、豬、鼠、牛、獅、兔、龍，與中國的十二生肖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犬、豬，除了印度習見的獅換成了中國民間崇祀的虎之外，其餘十一獸完全相同，且循環往復的次序也相同。關於十二生肖的來源，有中國古占星術說的，也有佛祖選定說的。衆生輪迴，因緣而生是佛教對生命成因的一種經典解釋，本書所引《大集經》的材料說明了中國的十二生肖乃汲取印度佛經傳說而成。

《經律異相》中最多姿多采的要數鬼神部的與天爭鬥的故事了，卷四十六《羅呵王曠切利諸天行其頭上與兵大戰》，略云：

有大阿修羅王，名曰羅呵，住須彌山北大海之底，水懸在宮，上為四風所持，城郭縱廣八萬由旬，內外七重，高三千由旬。身長二萬八千里。月十五日，入海中央，化其形體，下水著臍，上闕須彌，指覆日月。日月天子見其醜形，皆大恐懼，無覆光明。游矚之時，有自然風吹門開閉，吹地令淨，吹花分散。有五大臣，侍衛左右。忽自念言：我有威德神力如是，而置切利正人日月諸天行我頭上，誓取日月以為耳瑠。漸大曠忿，加欲捶之，即念舍摩黎、毗摩質多二阿須輪王及諸大臣各辦兵仗，往與天戰。時難陀、跋難陀二大龍王身邊須彌，周圍七匝，山動雲布，以尾打水，大海湧浪，上貫須彌切利天，曰：須輪欲戰矣。海中諸龍，伽龍羅鬼，持華、常樂二鬼神等，各持兵衆，從次交鬪，若不如，皆奔四天王宮，嚴駕攻伐。先白帝釋，帝釋告上諸天。無數天衆及諸龍鬼前後圍繞。一時大戰，兵刃交接。帝釋現身，乃有千眼，執金剛杵，頭出烟燄。即擒毗摩質多。繫縛將還，遙見帝釋，便肆惡口……

文章以「金城銀門，園池清涼，衆鳥和鳴」描寫宮室城郭，展示了一個既豪華又寧謐的環境，動靜結合，自然美與人文美交融一體，以日月「無覆光明」反襯阿修羅醜形，與荷馬史詩以一場長達十年的戰爭代價引出海倫的美貌恰成對舉；而阿修羅的狂傲，則以「誓將日月以為耳瑠」一語道盡；描寫恢宏的戰爭場面，既使人聯想到黃帝與蚩尤的大戰，而「二大龍王身遶須彌，周圍七匝，山動雲布，以尾打水，大海湧浪，上貫須彌」，則又可與《白蛇傳》「水漫金山」的場面相聯繫。其豐富的想像，熾熱的感情，

明快的筆調，誇張的描寫，精細的刻劃，兼得中國諸子、史傳文學之長，開創了六朝隋唐志怪傳奇小說的先河。（此文本事原出《長阿含經》，譯成於姚秦弘始十四年（四一二年），傳世當早於本書。）

這類故事在《經律異相》中屢有出現，如卷三閻浮提一「舍利弗與勞度差鬪法」，卷三十七「薄拘羅持一戒得五不死報」等，舍利弗的十八變與薄拘羅被後母所害，却蒸不死、淹不死，反而在蒸籠中食麵、在魚腹中安身等故事，都極易使我們聯想到《西遊記》中的孫悟空的七十二變及其在太上老君的煉丹爐中煉就一雙火眼金睛的情節。

《經律異相》中龍的故事也很具魅力。卷四十三「商人驅牛以贖龍女得金奉親」故事敘說龍女遇害，商人用八頭牛贖出龍女；龍女感恩，邀商人入宮，賜以龍金，令終身享用不盡。這和唐代「柳毅傳書」的故事頗為相似，儘管後者按照中國的傳統道德，塑造了書生柳毅是個施恩不圖報的君子，以柳毅與龍女結成良緣一起過着美滿的生活結束，而其與前者的傳承關係却仍不難辨出。

台灣學者陶緯《三部〈灰欄記〉劇本比較》（《中外文學》一九八〇年第八卷第十期），就中國元代雜劇家李行道的《灰欄記》，與一九二四年德國克拉克所改寫的劇本《灰欄記》，一九四五年德國布雷希特寫成的《高加索灰欄記》，作了詳細的比較研究。三部《灰欄記》在結構、主題、人物等方面都不盡相同，但在以「灰欄」判定真假母親，以母愛作為斷案的依據這一點上却同出一轍。具體做法都是在地上畫一灰欄，將所爭之兒置於欄中，令二母各牽一手，拉兒出欄。一母因顧惜幼兒，未忍強拉，幾次鬆手；一母則頓牽拙挽，真假母親由此得到判定；以未忍強拉者為真母，以拙蠻者為假母。《經律異相》卷四十一《檀膩鞞身獲諸罪》有一小段

也寫了「二母爭子」的故事，斷訟之憑藉和方法與三部《灰欄記》的完全一樣。

(王)見二母人共爭一兒，時王明點，以智權計：今唯一兒，二母爭之；聽汝二人，各挽一手，誰能得者。非其母者，於兒無慈，盡力頓牽；所生母者，於兒慈深，不忍拙挽。王鑒其偽，詘出力者，強謀他兒。即向王首。兒還其母，各爾放去。(原出《賢愚經》第十一卷)

可見，《灰欄記》在歐洲的廣泛影響，它的淵源遠不是十三世紀的元代，而應當直接追溯到六世紀初的這部佛學類書和更早的漢譯《賢愚經》中。

其實，關於中印文學的關係源流等問題早已引起了前輩學者的關注。陳寅恪《三國志》曹冲、華佗傳與佛教故事》、《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吳曉鈴《西遊記》和《羅摩延書》等都對此有所論述。魯迅在《痴華鬘》題記中寫道：「嘗聞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國藝文，往往蒙其影響。即翻為華言之佛經中，亦隨在可見……」又道：「尊者造言」，雖以正法為心……智者所見，蓋不惟佛說正義而已矣。魯迅並由激賞佛經故事而捐刊了《百喻經》，足見其遠見睿識如是。

佛經中大量的文學作品，是屬於全人類的文化。《經律異相》一書博採廣搜，鉤隱闡微，條分縷析，集中滙編了眾多的異相故實，更由其編纂年代之早，特別是還保存了大量的已經失傳的經文，因此更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當我們以一種現代的、開放的意識來進行文學研究的時候，是不能不注意到這部古代的、開放的、巨大智慧的作品，在中印文學、中外文學的比較研究中所處的重要地位的。(完)

《經律異相》一書，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

(上接第22頁「心佛眾生本一如、念念唯期顯自性」)

梁先生住院兩周後，醫院提出手術方案。小滿節那天，梁先生平靜地向家人說：「人的壽命都是有限度的。醫生治得了病，却治不了命。我的命已經完了，壽數就是這樣了。不必要勉強去延長生命。」五月七日，台灣《遠見》雜誌記者到病房探望梁先生。記者告訴梁先生，她在台灣上大學時就讀過先生的《中國文化要義》。她只向梁先生提出一個問題：「您對台灣青年有甚麼希望？」梁先生答道：「注意中國傳統文化，停了一下又說：『順應時代潮流』。五月三日，台灣大學教授章政通特來病房拜見梁先生，他是在台灣出版《梁漱溟思想綱要》的作者，他說此次來北京只想拜見梁先生。梁先生說：『對不起』、很抱歉。六月五日，中國宗教倫理與現代化學術研討會在香港正式召開，在研討會的開幕儀式上，首先放映了梁先生關於《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講話錄音和錄像。這是梁先生住世間的最後一次公開講話。六月六日，醫院通知梁先生的家人，準備在三日為先生做手術。六月三日晚，梁先生對他的兒子說：「我的壽數已經很高了，大概到此為止，不要勉強採取措施……。要家人應該看得開些。家人問先生還有甚麼話要說？梁先生只回答：『火化』。六月三日上午二時，梁先生的心臟跳得很快，醫生們為他量血壓、做心電圖……。梁先生對丈夫說：『我想休息了，我要安靜……。梁先生真正在「心定神凝，內顧返視而萬緣滅寂」中，於十一時三十五分心臟停止了跳動。——大乘菩薩不住涅槃、不捨眾生的精神，梁先生躬行力踐，完全做到了。在紐約的月新獲悉噩耗後打來長途電話，哽咽的聲音要我代她送輓聯。七月七日上午九時，北京的天色晦暗，落着靡靡細雨，正在舉行向梁先生遺體告別儀式，靈堂設在醫院裏。梁先生的遺體安在翠柏鮮花之中，容貌仍像生前那樣安謐慈祥。靈堂正門兩側，懸掛着大幅隸書對聯，聯文是：百年滄桑，為國救民；千秋功罪，後人評說。正中的橫額是：中國的脊梁。佛學大師梁漱溟先生永垂不朽！」